



份

四書大全

論語集註六

二十

2801
48-20



門仁12
號 2801
卷48-20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

同 胡氏曰此章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俗篇論禮樂亦與為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別爾○新安陳氏曰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通考勿軒熊氏曰十一章孔門弟子二章列國大夫後十五章多言學博文約禮大學知行之序斯道指此而言中庸之德即至善所止也知之好之樂之即此學也內夫子出處一章變魯變道一章則夫子之志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翼註曰首節許其可使南面下三節因其論簡而然之益

也子張問政章註云居謂存諸心行謂發於事新安陳氏謂居如居敬之居行如行簡之行則此所謂居敬云者其為專指心之所存而非兼內外也明矣
說叢曰紹聞編云程子謂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朱子謂是兩件事是為方事於治久脩已者發也如程子之意豈有表裏肅然靜虛動直而行事猶煩苛使人難事者乎如呂進伯固是好人即上蔡之言觀之亦恐於居敬之道有未盡也曹參得老氏之種糶乘斯民之厭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真知簡之道者此程子歸重一敬字於學最有功也然自始學言之當從朱

子之法須是兩盡作一件湊做不得至於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作做兩件不得故此等處須要知得異處又要知得全不相妨處○呂晚村曰程子居敬則其行自簡語太高太直捷恐學者依之有病又曰克已便是復禮程子說也朱子恐學者過看直捷生出卽心卽佛之病故云勝私而復於禮言克已又須復禮更加精密矣
份按此條是用程子之說

無法度之可守乎

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一自治嚴民不擾則無不得所之民中無主則二三自治疎則滲漏多大簡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則或不免於猖狂妄行矣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

於牛馬

張存中曰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音稅下同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音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簡易鄙野也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了臨下以簡只要揀那緊要底來行○居敬

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為不簡○居敬行簡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居敬是就心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曰然復問何謂簡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靜又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簡○問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略小之患以之臨事必有怠忽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一於敬不以事之大小而此敬有所損益也以之臨事必簡而盡曰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葉氏少蘊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已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雙峯饒氏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

論語卷之六 雍之六 三
根也。仲弓之在聖門，以德行稱者也。夫子許之以可，使南面，是以其有人君之德而然也。仲弓聞夫子之許已，而未知其所以許之之意，安在於是，即其氣象之類已如子桑伯子者，以為問夫子，以其可也。簡許之，而又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其意以為簡出於敬，則其簡為有本，而每事順理而要直，謂之可也。固宜簡出於簡，則其簡為無本，而遇事不免率意而疎畧，無乃簡之過乎？仲弓之簡敬而簡者也。伯子之簡簡而簡者也。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蓋他日嘗問仁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居敬之謂也。又嘗問政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居敬行簡，其得於平日師友之所講磨者如此，則可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若伯子之不衣冠而處，則有仲弓之資，而無仲弓之學者也。太簡之失，不亦宜乎？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已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馬牛，以衣冠

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正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傲，無傲者欲以敬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為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為簡忽。簡畧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朱子曰：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為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旨，分別

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

份按此條是用或問語原文，並無仲弓雖未喻可為僅可句也。蓋集註謂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或問則云夫子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仲弓乃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居敬居簡之不同，一則謂其未喻可字之意，一則謂其默契可字未盡善之旨，其說本自不同。黃氏日抄

謂當從或問。愚謂二說似皆可從。要當並列其說。以俟後人自擇。今輯釋乃將或問語中添雖未喻。可為儘可句。以同集註之說。恐非朱子兩存其說本意也。
份按此條始則云不敢全用程說。是以程子之說為偏也。次則云程子說自不相害。是謂程子之說亦可用也。最後居敬而行不簡。程子作一事看了云。則又以程子之說為偏也。檢語類本是三條。各隨門人所記。故有不同。今既并為一條。大旨便須歸一。縱欲兼存兩說。亦當先定一說為主。而後以兼存之說作餘意輔之。如此條當將始末二說叙在一處。作正解。最後乃及中閒云。見得程說雖偏

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雙峯饒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朱子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某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又曰程子說自不相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個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牆小吏歌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據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

而亦不害。方為得體。今則忽而主此。忽而主彼。忽又主此。亂而無統。使人何所適從。○所謂不能居敬而行却簡者。恐即是太簡一種人。朱子嘗以老子為徒務行簡。夫曹參乃是宗老子者。其為太簡又何疑乎。
份按此或問語也。亦是用程子之說。

哀了凡曰。若怒而過則者便是逐情。若欲強制其心使全。然不怒。又是滅性。獨舉怒者。七情性怒為難制舉。以該

得他深沉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稟。較之繁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煞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譏。此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為簡以臨之。莊以涖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為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問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是民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綱紀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太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勉齋黃氏曰居謂身所自處。行謂見於所行。觀其以居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居敬而後可以行簡乎。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餘也其實七情皆然方其用工時不止在怒上用工及其成效時亦不止在不遷怒上見效○因勉錄曰王龍溪云顏子之學只在理會性情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心常止怒即旋釋故能不遷心常一過即旋收故能不貳按所遷不貳只就怒與過上說所以不遷貳則以心之常止與一不得即以止與一為不遷貳正解亦不得以止與一分解不遷貳

份按困勉錄云怒此人而移於彼人是遷怒在今日而移於明日也是遷怒止該一分而增作一分一釐也是遷凡此又皆可謂之不中節大全雖分別遷與不中節看來不分也得愚謂因此移彼故謂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

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朱子曰

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

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

不遷不貳是成效處○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勉齋黃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

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

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

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慶源輔氏曰真好學真字須子細看○新安陳氏曰

人惟不能克去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私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

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短命者顏

不留此皆克己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

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卒既

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

好學者之難得也厚齋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稱

好學而可以傳道者唯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

言好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己

之間見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附蒙引不曰顏子克己之功如此而必曰至於如此

故曰好學之符驗也蓋此非好學之篤者不能也若

程子却連著勿視聽言動說意亦差些圈外註也

○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新安陳氏曰二句易繫不貳

過也雲峯胡氏曰程子兼又曰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

之遷若怒止一分而增作一分一釐乃在一事上怒過其節與遷字少別然亦只是遷怒之類蓋同歸於不中節也推說及之亦無不可○又按困勉錄云不貳過大全許氏及存疑俱主心過說看來即兼身說亦似不妨程子亦只說是微有差失未曾限定是心過愚謂程子微有差失之說本是指心過言語類所說此言念慮之過也集註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却兼身過說語類所謂形見之過也看來心過身過原可兼說語類云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蓋朱子已明白言之矣

份按四書通於程子第一條之下則云。右程子兼不遷怒不貳過說。第二條下云。右專說不遷怒云云。第二條顏子地位云云之下則云。右專說不貳過。須看程子微有差失四字。蓋顏子之失如一片白璧渾全。但微有纖毫之玷。纔磨去即不復見。依舊是原來

一片白璧。今既採前二條而獨刪去第三條何也。前二條中刪去開頭一右字亦不如原文明白。

份按語類云。儲謂儲蓄。天地儲蓄得一氣之精聚。故能生出萬物。又一條云。儲儲蓄精氣。精氣流通。若生物時。攔定。今將二條如此刪并。令人殊不可解。又按精氣流通。過字原文作通字。當改正。

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
在彼已何與音預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媸赤之反妍美也媸醜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雲峯胡氏曰專說不遷怒怒每自血氣而發顏
子之怒在理不在血氣故不遷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
萌作張子曰慊口箴反於已者不使萌於再朱子曰慊於已只是
畧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不復萌
作○許氏曰心過常小身過常大顏子雖有心過無
身過無身過易無心過或曰通考此下乃伊川十八
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歲時在大學作顏子所
好何學論也胡安定為國子監直講出題詩書六藝
試諸生得伊川此論大驚異召處以學職

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
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
雙峯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學以至乎聖人底學方法也下文言學之道與學之得其道皆是此意
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問儲精
精氣流過儲蓄得一氣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
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朱子曰本是本體真是不雜入偽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
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去慶源輔氏
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本靜故於此言動附纂
疏陳氏曰喜愛欲三字有淺深喜方見於顏色愛則

中心好之。然未有取之之意。欲則情既熾。昌志而益貪。意直注於彼。必欲牽將來矣。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故學者約其情。蕩其性。鑿矣。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朱子曰。這一段緊要處。只在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雙峯饒氏曰。用工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工夫。禮便是中的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雲峯胡氏曰。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真而靜。真字。即是無極之真。特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真。儲字。即是疑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

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合於中。學者克己之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一三四條。靜指未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雙峯饒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程子曰。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

份按聖人無怒以下另是一條所謂聖人無怒者恐門人記得猶有語病不若所謂那有無怒底聖人更記得的當也釋其當者而反採其有語病者殊失去取之直乃大全竟襲用其本而張自

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舜誅四凶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上蔡謝氏曰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其所好乃克己之學也○朱子曰顏子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或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曰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問人之義理未明而血氣未曾消釋物來觸著則乘此血氣之動惟好惡之所之怒不能得休歇而至於有所移也

烈遂以此為朱子病其於語類想皆未曾細看也

若顏子則是磨得心地光明而無一毫物事雜在其間或喜或怒皆是物之當喜當怒隨其來而應之而在我初無容心不以此動其血氣而至於有所遷也但此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為克己工夫也曰夫子當時也是從他克己效驗上說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耶○問顏子不遷怒亦見得克己工夫否曰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但怒是粗而易見者爾○顏子於念慮處少差輒改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位且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顯微如大雷雨也是雨些子雨也是雨無天小都喚做過只是晴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這是甚麼氣象○問喜怒哀發於當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但不可為其所動爾過失則不當然而然者苟知其非則不可萌於再所謂類復之吝也三者若不相類而其向背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看亦好○顏子只是見得個道理透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非禮勿視聽言動

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知緊要工夫。却在這上。如無伐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是他到處。又曰。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是甚次第。○問顏子之所學者。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怒哀樂七情出焉。既發而易縱。其性始鑿。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已。無與焉。怒纔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於己。只是畧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卽隨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為學工夫。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是學此而已。伊川所謂約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勉齋黃氏曰。說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纔動。

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為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遠是覺得早。復是斬斷得猛烈。○問顏子之不遷怒。時見理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他。當其怒時。見理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他。此克已陽剛工夫。峻潔之甚。其要固歸於中節。但以中節言。顏子無起發人意處。○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為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為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感其根。則久久自然不貳。○覺軒蔡氏曰。不遷怒。朱子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在物不在己。不貳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若不同矣。然程子是就怒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

也。朱子曰：是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盡其意。○問：不遷怒，魯齊許氏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為始。○語錄：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遷是甚力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聖人則都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遷，與不遷。○無怒底聖人，只聖人分上著不遷字，不得顏子不遷。○怒便尚在夾界處，如曰：不改其樂然。○尋常解不遷，過多，只說過字，不曾說不貳字。所謂不貳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如顏子之克己，既克己，私更不萌作矣。○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事，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曰：又是不善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纔見一不善，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消了當那時候，頓進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一頭萬緒，是這一齊。

打併掃斷了。○問：不貳過，集註云：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則是言形見之過。伊川云：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又似言念慮之過，不知當如何看。曰：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問：顏子能克己，不貳過，何為三月之外有違仁處？曰：孔子言其有不善，未嘗不知，便須亦有不善時。又問：顏子之過，如何？曰：伊川復卦所言自好，未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猶常用力，便是心有未順處。只但有纖毫用意處，便是顏子之過。○顏子只是得孔子說克己，復禮終身受用，只是這箇字，不違仁也。只是這箇不遷怒，不貳過也。只是這箇不改其樂也。只是這箇克己復禮，到得人欲盡天理，明無些渣滓，一齊透徹。日用之間，都是這道理。○問：前夜承教，以不遷怒不貳過，乃顏子極至處，又在三月不違仁之後，據賀孫看，若不貳是逐事不貳，不是體統說。而三月不違仁，乃是統說。前後淺深，殊有未曉。曰：不須泥這般所在。某那夜是偶然說如此，實亦不見得甚淺深。只一箇是。

死後說一章。一箇是在生時說讀書且要理會要緊處。如看這一章。只認取不遷怒不貳過。意思是如何自家合如何。便是會做工夫。○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靜。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入錯契烏喙。才覺了。自不復喫。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謬學。將來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理。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耳。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因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是怎生。曰。此是明道為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湃。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恁地說。只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又曰。看公意。只道是不應事接物。方存得此心。不知聖

說統曰。此章前二節以義裁。再求之過與重。不繼富可。後二節以義裁。原思之過辭。重母字。
四書釋地續曰。向嘗以子華使齊。原思為宰。並為魯司寇。時事為聖人之用財。既考。少孔子四十二歲。當為司寇。時赤甫八歲。應是自衛反魯。後赤年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粟多耳。獨怪孟子引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為宛却公西蓋求與粟在赤之適齊之後。觀聖人語可見受之者乃其母也。

人教人多於是動處說。如云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為仁。正是於視聽言動處理會。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
慶源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必未為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荆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再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

乘十六斛。
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杜註云。四豆為區。二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是也。又按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鄭

當以其母為傷廉然則公西華竟無過子。因憶朱子論尹和靖一事。尹和靖日看金光明經。或問之。對曰。母命不敢違。朱子曰。如此便是平日關却論父母於道一段工夫。所以致此。以此而責亦將何辭。○份按謝氏謂與之益與之庾。意其祿秩所當得者。乃是誤認子華使齊。是夫子為魯司寇時事也。得此正之甚快。其引朱子責尹氏說以責子華。議論亦精。

註云。乘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數者。今文數為逾。是庾逾數其數同也。○存疑。此與孟子前日於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章同。看可見。辭受取予皆要以義。孔孟同一家法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

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去聲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

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去聲不可考。趙氏曰。司寇有采邑。故以

思為邑宰。○纂疏。輔氏曰。量謂五量。龠合升斗斛也。但此言九百而已。不可考。知其為斗為斛也。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

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

使子華子華之為去聲下夫子使去聲義也。而冉有乃

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

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

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則

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宋子曰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者。看來聖人與處却寬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予可以無。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南軒張氏曰子華為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為師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為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為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

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為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為有害於廉矣。○覺軒蔡氏曰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予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為泰。而士或以齋與為吝。寡取為廉者。皆不知此也。以冉求原思之賢。猶不免是。况世之紛紛者乎。朱子云。此說固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冉子之請。猶與之釜。猶與之庾。不直拒之也。原思之辭。所不當辭也。而夫子未嘗疾之。又教之以有餘。則當推之。以及鄰里。則聖人寬容崇獎。廉退之意。亦畧可見矣。然則學者貴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無吝。寧廉無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按朱子廣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模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得以自見。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

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新安陳氏曰：一義字可斷盡。此章弟子為師使義也。自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當與義也。有餘以周鄉鄰，亦義也。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予，惟視義之當否爾。冉求為請，自多與以為惠，原憲甘貧，辭常祿以為廉，皆察義未精也。故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完全端正

犧牲也。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程

度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

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去聲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爾蒙引大抵亦是當

時人有以神弓之父賤行惡而病之，故孔子發此不然。雖稱其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宜非其子之所樂聞。而聖人隱惡揚善之心，亦不如此其瀆也。○孔子當時只云云，初不曾一字染著仲弓，此亦是記者知其言之所為發而係之如此。若其言之所為發而係之如此若○范氏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鮪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問子

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多一曰字，意以仲弓為犁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

信否朱子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率合然亦似有理脈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敬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爾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為法語其不肖可以為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不好底人今日自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然又要除却日字此日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况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慶源輔氏此乃是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慶源輔氏曰犁牛雜文雖不堪作犧牲然其所生之子其色則駢其角則正則必將取以為犧牲用矣固不可以其母之犁而廢其子之駢也雖欲勿用人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

朱子曰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仁者心之德心

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

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

而不能久也

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閒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

○或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至者。常為私欲所汨乎。西山真氏曰。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進一步。教人。日由寡。以至於無。顏子三月不違者。已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顏子也。○趙氏曰。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附朱子文集考異。答潘叔書。其餘日月。至日至。謂一日無間。斷月至。謂一月無間。斷雖不若顏子之常存。然亦必工夫純熟。積累深久者。始能至於此耳。○語錄。日月至焉。是客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會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問伊川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迥別。看來。日月至與不息者。全然別。伊川言畧相似。何也。曰。若論到至處。却是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只是日月至者。至得不長久。不息者。純然無間斷。○日月至焉。看來。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

份按困勉錄謂三月是借以言其久。日月是借以言其暫。原非實話。不必如存疑之附會。愚謂原非實話。句說得最精。然存疑之說。與真氏正同。似亦未可厚非。蓋三月日月字樣。原非實話。原不可死煞限定。然聖人如此借言。亦須髣髴還他下落。竊謂日至者。非限定一日。或半日。或二日。三日。俱不可知。然當云。或一日。常在此。或半日。或二日。三日。常在此。不當云。或一日。偶一到此。或半日。或二日。三日。

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毫私意。閒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會去下工夫。方自見得。○問仁是全體。如日月至焉。乃是偏曰。當其至時。亦備。○纂疏。真氏曰。詳集註之意。謂自顏子之外。自餘門弟子。有一日全不違仁。有一月全不違仁。有一年全不違仁。二說不同。日中一次不違仁。或一月中一次不違仁。或一日之內。心當以集註為正。○存疑。日月至焉。是或一日之內。心有其德。少閒。又為私欲所閒。而違乎仁。或一月之內。心有其德。少閒。又為私欲所閒。而違乎仁。不是一日一月。纔一至。就去。若爾。則日至者。一年有三百六十次。月至者。一年僅得十二次。此心純是私欲。反下於日至了。如今市井之人。一年之久。亦安得無十二次。天理發見時。似此安得為孔門學者。故。○程子曰。三日月至焉。是一日一月之內。皆在於仁。○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程子曰。顏子。經天道之變。

偶一到此也。月至者非限定一月。或三十餘日。或二十餘日。十餘日。皆不可知。然當云或一月。當在此。或三十餘日。二十餘日。十餘日。當在此。不當云。或一月。偶一到此。或三十餘日。二十餘日。十餘日。偶一到此也。○語類諸說皆云。一日一次。至一月一次。至獨有一條云。他人或入來住得一日。或入來住得二月。此則與真氏及存疑二說合也。份按語類此條未免有毫髮私意。閒斷下云。但顏子纔閒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會閒斷。來此四句。說得八面玲瓏。不知何故刪去。而更以別條足之也。松陽講義曰。心藏於內。夫子

而為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故孔子惜其未止。○朱子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閒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閒斷在顏子念慮之間。閒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顏子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新安陳氏曰。閒平聲。際也。如孟子其閒不能以寸。此語本楊子問神篇。顏淵亦潛心於神尼矣。未達一閒爾。若聖人則渾然無閒斷矣。閒去聲。斷。凡言閒斷音同。○朱子曰。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不是三月後一向差去。但只於道理久後畧斷一斷。便接續去。若無這些子閒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閒者以此。○新安陳氏曰。心本仁也。心而違仁。私欲閒斷之耳。日月至焉者。私欲閒斷之時。多天理純全之時。少顏子克去已私。為仁漸熟。故能

從何處窺之。亦祇在動靜語默間見之而已。大凡其心如是其氣象。亦必如是。困勉錄曰。存疑所辨。日至月至與朱子相反。不必用。蓋仁為客欲為主。原屬朱子初說。倪氏辨之詳矣。若以後條屋喻之說解之。自可無病。何必牽連不違云。迭為賓主乎。如此說。則但從三月日月處分別。而不違與至字之義不見矣。殊有不妥。又曰。內外賓主說約。謂不當添欲字作伴。亦非。心在仁外為賓。則在欲內為主矣。即添欲字亦不妨。又曰。過此幾非在我者。此句只是足上不能已意。故朱子以欲罷不能解之。存疑謂與上文相礙者非。

三月之久。心不違仁。然猶未免三月之後。或至於違仁也。使過此而能渾然無閒斷。則與聖人之純亦不一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平非在我者。朱子曰。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聲辨此則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三月不違底是仁為主。私欲為客。日月至焉者。是私欲為主。仁却為客。然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敬則常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既是主人。自是出去時少也。又曰。日月至焉底。便是我被那私欲揜出在外。是我勝那私欲不得。○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閒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纔出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閒。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月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

言言一
夕之

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焉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未至。雖軋勒不為此。意終進出來。故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主有時而出。日月至焉。賓有時而入。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這只說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自由已。只是這個關難過。纔過得。便要住不得。所謂欲罷不能。如水漲船行。更無著力處。○幾非在我。如種樹一般。初間栽培灌溉。及既成樹了。自然抽枝長葉。何用人力。問莫是過此則聖人之意。否。答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學者若不能辨內外賓主。不能循循不已。則有時而閒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說得盡了。又云學者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原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勉齋黃氏曰。仁人之安宅也。

份按黃氏曰。內外賓主之語。語錄有數條。大略以屋為喻。而在內者為主。在外者為賓。然有二說。其一以仁為屋。而心之出入為賓主。其一以軀殼為屋。而仁之存亡為賓主。以文義言。則前說勝。以義理言。則後說勝。以文義言。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以義理言。則心即仁也。仁即心也。前說

以宅譬之。三月不違。則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為賓。在仁之外。如身為賓。在宅之外也。○北溪陳氏曰。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知內外賓主之辨。常在天然。內而為主。不逐人欲於外。而為賓。非真知而足。目俱到者。不能到此。田地主勢。日伸。賓勢日屈。其進與自不能已。過此如車輪運轉。自然不停。非吾力所能與此。即日進無疆地位也。○潛室陳氏曰。提出張子此語。正欲學者於此猛省。若是為客。乍入復出。則為無家之人。後來必大可哀。○新安倪氏曰。內外賓主之辨。朱子有二說。定宇陳氏嘗論此。以後說為優。北溪謂內外賓主之辨。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的是如此。所謂至焉者。至於仁也。勉齋仁宅之說。尤精到。以此觀之。朱子或問初說也。語錄乃後來定說也。故今編存。或問之說。於前而列。語錄及黃陳之說。在後。俾觀者。即見優劣。一遵先師之意。云。通考。吳氏程曰。內而主。則心與理。一外而賓。則心理猶二也。勉循有不息之意。○勿軒熊氏曰。前說因孔子所言。以為文後說。

命吾大全卷之六 雍也 七

因孔子所言而為文。后說則言心在便為仁不在便為不仁。其旨尤切。當兩存而並觀之。勉齋此說與倪氏不同。勉齋所謂前說者。倪氏所謂後來說也。其所謂後說者。倪氏所謂初說也。勉齋以仁在內。仁在外之說。為後說。而謂其旨尤切。倪氏則以心在內。心在外為後來定說。而謂之為優。愚謂以朱子倒說之論。律之。似倪氏之說為長。勿軒熊氏一條。即勉齋之說。今既從倪氏。則此條不宜採入。○又按黃氏曰。心不違仁。則心與仁。二仁人心也。則心與仁。一二說不同。而集註乃合而一之。其義精矣。或曰。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故心之為義。有專指知覺而言者。

心不違仁是也。有合性與知覺而言者。仁人心是也。張子言內外賓主。或問以為日月至焉。仁在外。三月不違仁在內。或曰。仁非有內外也。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言仁之理如至安之宅。譬之三月不違則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為賓。在仁之外。如身為賓。而在宅之外也。此兩義者。與集註少異。姑存之以備參攷。蓋勉齋此條。亦不專主心在仁內為主。心在仁外為賓之說也。其所謂安宅云云。為倪氏所引。故錄其全文於此。○份按。以屋喻仁。而謂我常在屋內。分明是說心在仁內。乃此條則謂不可如此說。畧畧是恁地意思者。蓋仁人心

言言力至 卷之六
言心在則為仁不在便為不仁其旨尤切。○涂氏潛生曰。終食者言其存養之密。三月者言其持守之久。一日者言其速。日月至焉言其疎。此皆存乎一己者。也。若夫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教化行而禮樂興。使民淡於肌膚。淪於骨髓。非三十年之久不可也。○朱氏公遷曰。勉齋黃氏云。心不違仁。專以知覺言。仁人心也。合性與知覺言。愚嘗以此推之。凡以心與義理為一者。合性與知覺言也。以心與義理為二者。專指知覺而言也。仁義禮智根於心。是合性與知覺言。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專指知覺而言。心不在焉。專指知覺言。心正而后身修。合性與知覺言。孟子之不動心。合性與知覺而言也。告子先我不動心。專指知覺而言。先生論語言心。凡幾處。亦有異同。如何。先生應聲曰。簡在帝心。天之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亞聖大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衆人之心也。使者愕然歎服。附或問或曰。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

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這間斷亦甚微否。曰。是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問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仁。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日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為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仁人心也。學理會甚麼事。只是理會這些子。又問張子之說。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為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為賓。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為主。心常在外。常為客。如這一間屋。主常在此。居

論語大全 卷之六 雍也 子

也。心無不仁本是一物。若云心在仁內恐有語病。說成二物故耳。潘恭叔問云。顏子心不違仁。猶有以此合彼。彼象朱子謂以此合彼。恐說得心與仁真成二物。正此意也。愚謂若知心與仁之本非二物。即曰心在仁內可也。

客雖在此不久便去。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略地是恁地意思。○仁猶屋。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為主。出入不常為主。則客也。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得始得。○仁譬如此屋子。顏子在此裏面住。但未免間有出去時。他人則或入來住得一日。或入來住得一月。不能久處。○四書通內外賓主四字。觀本文違字。至字極分明。違去也。自內而去之外也。至來也。自外而來之內也。不違仁如主人常在此屋之內。而不暫去乎屋之外。日月至焉者。本亦自是主人。但出外甚久。自外時或來此。故謂之客。爾集註有其德造其域六字。已自帶主客之意。有其德者。如此屋。吾所本有不違乎此屋。則能有屋中之所有。造其域者。不過一入此屋之戶限。又復出去。是為無家之人矣。○蒙引過此則聖人矣。自顏子說過此幾非在我。自學者說。○本註而不能已四字。只是勉勉循循意。○過此幾非在我。非謂過三個月不違便是聖人也。言能過此勉勉循循之關。則欲罷不能矣。只是此關難過。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問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為武城宰。仲弓為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歟。朱子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果有決斷。都玩。達通事理。藝此魯之所以不競也。

多才。雙峯饒氏曰。求也旅。泰山不能救。伐顓臾不能止。是不果也。由也。以正名為迂。是不達也。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却濶使其難。○程子曰。季從政必不肯為。季氏聚斂為衛。輒死難。

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朱子曰：於細微事都理會得，緣其才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南軒張氏曰：此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勉齋黃氏曰：程子言人各有所長，意則大矣。然如三子之達果藝，而可以從政，則恐亦非凡人之所可能也。○潛室陳氏曰：再求有為政之才，聖人屢許之，且以政事名，想有可觀者，但義理不勝利欲之心，過失處多耳。○問孔子以政事稱，再求比用於季氏，僅能聚斂而已，不知夫子於何取之。曰：只以政事稱，便於學問，上有欠闕，所以孔子常攻其短。○慶源輔氏曰：子路資稟剛勇，故能有決斷，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冉求雖進道不力，然在政事之科，故多才能。○齊氏曰：季桓子垂歿，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召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故在求。

四書釋地曰：曾氏曰：汶有徐州之汶，有青州之汶，余謂沂亦有徐州之沂，有青州之沂。論語在汶浴沂，皆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海，與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至安丘入維者別沂出魯縣尼丘山西北，逕魯之雪門注於泗水，與出泰山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水，預所謂大沂水者別。又曰：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此。

而假之以發端耳。○吳氏曰：善用人者如醫之用藥，雖烏喙甘遂猶有所取，况其才之美者乎。通考吳氏程曰：惟三子句下文泛言用人之法。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祕，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

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平聲使去聲者善為

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為我辭，辭之之意甚。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朱子曰：仕

為最大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之境以岱分東方之山惟岱為宗長

言言子之卷之二

於大夫家為僕家人不與大夫齒那上等入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通考仁山金氏曰子夏嘗為莒父宰子游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

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

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朱

曰謝氏說得籠若不近聖賢氣象也可以警那儒底人若常記得這樣在心底下則可以廉頑立懦在

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

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

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去聲季氏附

益夫音扶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去聲又無

克亂之才既仕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

欲臣季氏而不遽形於言姑令使者善為已辭此與人為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已兩盡其道如此謝氏說由求之事曰是豈其本心哉却說得好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冉求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疑方來之變則於輾轉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為賢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

命語大全卷之二 雍也

三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扶夫音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音也

曰伯牛之癩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否則不可知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

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喪大記疾

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音玄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

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通考仁山金氏曰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墉南牖墉墉也

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為壁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窻名謂之扉屋漏然無北牖之名時伯牛家

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

其手蓋與之永訣也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

份按此條原文云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窻名扉謂之屋漏今大本錯得不成文理

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

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

有以致之亦可見矣問命者何也朱子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

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脩身盡

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慶源

輔氏曰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有以致疾則非正命矣伯牛非其不能謹而有以致之故夫子歎其命矣夫

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侯氏曰侯

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伯牛以德行去聲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

也孔子尤痛惜之

說統曰。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呂晚村曰。因周程引而不發。後人遂謂孔顏樂處不可見之言。說然。孟子曰。仰不愧天。俯不作人。二樂也。又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其言豈不深切著明耶。但周程善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反。郡羽。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朱子曰。胸中自有樂。故貧窶而亦不以累其心。又曰。簞瓢陋巷。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
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朱子曰。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其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

鍛鍊人。要人深思自得。惟恐其只作口頭禪耳。須當以實理體之。○困勉錄曰。緣他做得博文約禮工夫。所以有其樂。緣他博文約禮工夫。始終不輟。所以能不改其樂。又曰。晚村云。樂非樂道。程子之言精矣。然舍道尋樂。便入差路。但因道在我而樂。非樂其道耳。道猶飲食也。樂猶飲食而飽也。不可將飲食便喚做飽。然飽亦豈在飲食之外也。晚村此喻極好。但云不可將飲食便喚做飽。此句要善看。如云。看見飲食。還算不得飽。又曰。原憲之樂。曾點之樂。皆猶與道為一。老莊之樂。則直跳出道外去了。須合此三者看。方知顏子之樂。方知程子所謂樂非樂道。○份按困勉錄

每令平聲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雲峯胡氏曰。欲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程子曰。所處在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莫重於義。○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而後樂也。朱子曰。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

云或有以樂天說者亦好此
說本似得解但語類有一條
云問顏子樂處莫是樂天知
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曰
也不干那樂天知命事這四
字也括不上竊謂樂天者樂
天理也恐與所謂無少私欲
天理渾然所謂胸中廓然無
非天理亦無其分別不知朱
子何以云爾更賞詩之

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為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問
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
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
能樂爾是如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
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
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
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問程子云周茂
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
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爲孔顏之樂在於樂道
則是孔顏與道終爲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
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
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又曰程子云
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
息則餒矣○人心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
都黑窅窅地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
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樂所謂
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
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

份按此條謂自說樂時便已
不樂恐與飯蔬食飲水節有
礙

心所欲不踰矩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
得而不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會自說道我
樂人自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問顏子不改其樂
莫是樂個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
個貧須知他干個貧事元自有個樂始得又曰道
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
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
樂○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別曰不改
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
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問顏
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關則人子不能無憂曰此
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要尋樂處只是
自去尋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
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去做差異了去做箠瓢陋
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不能不以入之所
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箠瓢陋巷之外也
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卽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
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爲有功也○或謂夫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三

子之樂雖在飯蔬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
 簞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
 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
 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
 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顏子
 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
 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
 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
 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
 勞攘○南軒張氏曰顏子非樂簞食瓢飲也言簞食
 瓢飲之貧人所不堪而不足以累其心而改其樂耳
 然則其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學者要當
 從事於克己而後顏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勉齋
 黃氏曰顏樂之說集註以為從事於博文約禮或問
 以為無少私欲天理渾然二說不同何也或問博文
 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
 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
 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可戚之

份按何也下或問二字恐誤。

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天理渾然
 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潛室陳氏曰所樂在道
 以道為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之人固不識此
 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
 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
 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
 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
 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
 道為可樂而樂之也又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
 其所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
 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耽空嗜寂之病聖賢著實工夫
 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所
 樂何事○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日
 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自有其樂三曰所樂何事
 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
 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若
 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
 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為非由今觀之所

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博者廣也如伊川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之理無不講究是也約禮者言以理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如視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繩規矩之中而無一毫放逸恣縱之意是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

子之樂可以庶幾矣○雙峯饒氏曰人之常情莫不樂富貴而憂貧賤今孔顏之樂不在於高堂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而乃在於疏食飲水曲肱而枕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之際夫疏水曲肱簞瓢陋巷豈可樂之事哉是其為樂固非富貴之謂而亦非貧賤之云要必超乎二者之外而別有所謂樂也謂之亦在其中者言雖當如是之時而吾之所樂亦未嘗不在於此謂之不改其樂者言雖處如是之地而吾之所樂亦不以此而改爾非謂疏水曲肱簞瓢陋巷之為可樂也周子於此每令人尋其所樂者何事而程子述之其所以發入之意深矣○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處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可尋矣○鄭舜舉曰道在吾身日由乎道則安而樂矣若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身與道為二非所謂樂之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故貧富不能動其心顏子能克己復禮故不以貧富動其心此孔顏之所以分也附或問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

言言大論卷之六
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若范氏呂氏之說。蓋皆未免乎佚之蔽。而王公信伯論之。則又以為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則有著矣。道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是也。以是為說。則又流於異端之學。而不若樂道之雖淺而猶有據也。○語錄樂道之言。不失只是說得不親切。故如此告之。今便以為無道。可樂走作了。問鄒侍郎。聞此謂吾今始識伊川面。已入禪去。曰。然。又曰。且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常以樂道為淺也。直謂顏子為樂道。有何不可。○問程子謂使顏子以道為樂。則非顏子。通書顏子章。又却似言以道為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個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

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於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直卿云。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籠。○人之所以不樂者。以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問周子每令求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夫天理之流行。無一毫間斷。無一息停止。顏子博文約禮工夫。縝密至於竭盡其才。一旦豁然貫通。見得這個物事。分明只在目前。其樂自有不能已者。曰。也不要說得似有一個物事。樣道是個公共底道理。不成真個有一個物事。在那裏被我見得。蓋萬事萬物皆是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而今顏子便是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

呂晚村曰。今日學者只是被
稠畫字不好。有開步時便畫
住者。亦有進得一步上一步
却又畫住者。自己便道我何
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
人讓與人做。這便是畫。然究

而言之。只是不曾悅耳。再求
欲將悅字藏身。夫子正點破
他這一個字。○困勉錄曰。力
不足者。以知言之。則博文之
功浩繁而難盡也。以行言之。
則約禮之功拘束而難遵也。
氣質之稟者。一時變化之難。
習俗之慣者。一時跳脫之難。

以樂不是說把這一個物事來恁地快活。○所謂不
改便是方能免得改。未如聖人從來安然。譬之病人
方得無病。此之從來安樂者。便自不同。○問不改其
樂。註克已復禮。改作博文約禮。如何。曰說博文時和
前一段都包得克已復禮。便只是說約禮事。今若是
不博文時。便要約。如何約得住。○朱子文集趙恭
父問賢哉。回也。章集註云。今不敢妄為之說。某竊疑
下克已復禮之云。已煞為學者說。破却似刺著此語。
答曰。不曾說樂處。如何。所樂何事也。○讀書錄。仰不
愧俯不作。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
樂。可識矣。○未能盡顏子
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

○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慶源輔氏曰。心欲進
而力有所不及也。畫者能

進而不欲。新安陳氏曰。力能進
而心有所不肯也。謂之畫者。如畫地以

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再求聞之。

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音
患

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

日退而已矣。此再求之所以局於藝也。朱子曰。力不
足者。中道而

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
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
而不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無志否。曰。雖非志
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
再求乃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
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閒自住了。自棄是全不
做。○雙峯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不能
勝入欲。中道而廢者。如人擔重擔行遠路。行到中途

呂晚村曰君子小人須緊就
儒字說是辨。非泛論君子
小人也。道個儒便自有形狀
有術業而真偽出焉。為已則
真為人則偽。自是不易之義。
○困勉錄曰。曰為日無為極
重。四書家訓謂一彼一此。剖
其界。出此人彼。嚴其幾。是而
非。非而是。謹其似。極得。又曰。

為人是學者通病。才高意廣
者。有高廣的。為入處。篤信謹
守者。有謹守的。為入處。但此
對子夏言。則當指謹守中之
為人處。若謂子夏是信果之
流。故教之以大儒無適莫之
道。在他處則有之。非此章之
言。謝註所謂遠者大者。是以
體言。不以用言。為人則雖有
廣大之用。不免為近小。為已
則雖規模之卑狹。不失為遠
大。觀下章滅明之事。皆近謹
守一邊。而楊氏以為有正大
之情可知。

氣匱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
足。冉求未常用力。便說力不足。如季氏旅泰山。且須
救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新安陳氏曰。語首章集
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貴乎深。說苟深。必欲罷
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局
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以自限耳。附語錄
中道而廢。與半途而廢。不同。半途是有那懶而不進
之意。中道是那只管前去。中道力不足而止。他這中
道說得好。○蒙引。中庸所謂半途而廢。自
廢也。此之廢不得已而廢也。語意自不同。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去聲。小人儒為下。已小人儒為人。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
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

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
者。或昧焉。故夫子語音之以此。朱子曰。聖人為萬世

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明。人多於此含糊去了。不分
界限。今自己會讀書看義理。做文字。便道別人不會
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釐閒便分。君子小人
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
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
是小人儒。○子夏是個細密謹嚴底人。中間忒細密
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
之弊。○慶源輔氏曰。子夏資質純固。但欠遠大之見
而有近小之蔽。恐或溺於私與利也。故以是告之。然
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聖
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附或問小註
洪氏曰。讀論語者。必先辨其言之先後。若參也。魯必
先於一唯之對也。片言折獄。必後於由之行詐也。子
張未仁。必先於能行五者也。子夏切問近思。必後於

困勉錄曰分職事者講論端風俗是主輔政說以立身以傳道以用世是推開說皆是得人內事楊氏主輔政說蒙引推開說看來兼用為是若焉爾乎三字只是語助詞仁山金氏之說不必用

小人儒也門人所記初無次序不可以不考也○蒙引學為仁學為義但知其為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盡吾事焉而已者為己也若學為仁為義而欲以求聲譽于利祿者便是為人也為己為人之分不於其迹而於其心迹則同心則異所謂不同也所謂觀其所由也○前輩有云古者腐儒今則皆盜儒矣嗚呼○存疑儒者之學不外知行致知力行只欲求得於己君子儒也致知力行只欲求知於人小人儒也君子小人之分為已為入之間而已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

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

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朱子曰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

○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不由徑則

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

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

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

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問楊氏謂為政以人才為先，如

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朱子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問觀其二事

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日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蒙引：友得人焉爾乎？只是問說女

為宰於彼，曾得有立心制行之好人否？不必說為政以人才為先。子游不是取滅明輔政。愚謂持

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

無邪媚之惑。雙峯饒氏曰：持身者不以苟賤為羞，則

所惑則賢否邪正皆不復能辨矣。○雲峯胡氏曰：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

子游自持身正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焉爾乎？按字義如是為爾，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汝得人焉有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取於斯道者。

說叢曰：高新鄭云：註云：故以此言自掩其功，本自有功而

故掩之，是不情也。伐固惡德，

然不情之病甚於伐。微生乞

醢，聖人以為不直，而乃取不

情之之反，必不然矣。愚謂聖

人之言，隨方立案，安有定則

夫子見當時爭功於能者多，

故表之反而出之，即如註說

亦何害？蓋夫子節取之為當

世發也。○困勉錄曰：世之淺

中狹量者，有不知其職分

之賞為與職分之未盡而伐

焉者，有雖知其職分之賞為

與職分之未盡而以人形已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

者是也。朱子曰：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伐，誇功也。

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旋音旋以後為功。

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掩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

而伐焉者。朱子說得明白。又曰。大至知其職分之所當為。自然無伐心一段自好。與家引存疑所謂師敗國辱。臣子負愧之說相類。然皆只是就事論事。朱子則又翻進一層。却主平日存心說。所謂心地平。底人。即謝氏所謂無欲上入之心。蓋非平日存心如此。則雖知職分之所當為。雖知敗軍憂主之辱。少閒不知不覺。伐心又起矣。此說得最精。然如此則純乎天理矣。而朱子又謂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者何也。蓋所云心地平者。亦只是操持得如此。未是渾然天理地位。此又不可不知。又曰。朱子既謂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又謂與顏子無伐善相似。此須善看玩相似二字。

言言才之。勉之。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朱子曰。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無伐善底意思相似。○南軒張氏曰。奔而為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屬耳目時也。反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揜其功。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為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之以教門人也。○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入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朱子曰。欲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去得私欲。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為法。○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

原非謂其同也

是恁地。只是個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是個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孟之反不伐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為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歸他。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個殿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他却不自言也。○雙峯饒氏曰。人所以矜伐。只為好勝之心。蔽了天理。有些小功能。自視不勝其大。容著不得。只管矜伐。若能捺伏此心。則私意消。天理明。便是有莫大功業。亦只如一點浮雲。何足矜伐哉。上蔡平時用力去個矜字。所以說得如此痛切。存疑須看孟之反不伐意思。是如何。他意師敗國辱。正臣子負愧之日而已。乃以此時得功。非特於心有愧。實不安耳。似此存心。過萬萬矣。故夫子表而出之。亦以愧夫當世之淺中狹量者。○蒙引據莊周所稱。則孟之反此一節。亦是老氏之行。但聖人取人之善。以為世勸。正不

份按本註云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乃是深慨衰世好尚之非若專責鮑朝便失之矣

計其心云耳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鮑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鮑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

美色言衰世好去聲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問謝氏疑

而字為不字朱子曰當從伊川說謂無鮀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疾也○南軒張氏曰必

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已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為之變易矣此聖人所

以歎也○雙峯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通考仁山金氏曰

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遍之附或問十五章程子說與本文而字若有戾焉曷若

從范氏之說無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者為協於文耶曰巧言令色衰世之所同好不得而輕重於其間也且其立言猶書所謂無虐惇獨而畏高明者聖人豈使人不虐惇獨而獨畏高明哉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

之辭厚齋馮氏曰莫不肯也○雙峯饒氏曰何字中有深意○洪氏曰人知出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

纔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何莫之云猶何莫學於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

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邪○南軒張氏曰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

君臣而君臣在所嚴夫婦之有別朋友之有信以至於一飲食起居之閒莫不有道焉故曰誰能出不由

份按出不由戶只是由道譬喻或謂由戶亦即是道反生葛藤矣○由戶固即是道然在此却只是譬喻

份按南軒云何事而不由於道乃是謂事必由於道正如出之必由於戶其解何莫句與集註不同

艾子子曰此節文質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默威儀文辭皆是俗解講到世道奢儉制度文為上者非也○困勉錄曰文專在外質兼內外陳氏以在內者言質故曰文有損益質無損益輔氏兼內外言質故曰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二說稍異蒙引存疑皆從

輔氏者也然新安之說亦精但可兼說不可單用耳至近說謂文質俱自外面說則必有文質彬彬而不可謂君子者似難說○份按呂晚村曰文質只在人氣象體段上說過於朴儉與過於脩飾其不能彬彬一也與忠信學禮意又別若忠信勝禮豈可謂之野乎蓋晚村之意謂質字不與忠信相干文與質俱在外面說困勉錄謂如此則必有文質彬彬而不可謂君子者正是譏晚村之說夫為人而專在外面做工夫縱使斟酌盡善文質得宜安得目為君子困勉錄此論殊有理也愚觀註云史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者既以文勝質者為誠不足可見質字內當兼忠信

戶何莫由斯道也謂未有出而不由戶者何事而不由於道乎道不可離如此是以君子敬以持之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而惟恐其或失也○西山真氏曰事親事長人人之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歎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入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新安陳氏曰夫子怪歎時人蓋曉人以道之當必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與孟子夫子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附讀書錄所行不合乎仁義禮智者即莫由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朱子曰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大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

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史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足者下一或字其義備矣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野文太過則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分學者與成德而言蓋始焉損有餘補不足乃勉而為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不待損之補之而後文○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質始相稱也○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

說矣。蓋所謂質者非專主忠信說也。乃兼忠信在內也。困勉錄所謂質字兼內外是也。若專以忠信為質則忠信而勝不可謂野。誠有如晚村之說。惟兼內外言之而曰其人。有忠信之心。而惟將以朴儻絕不事修飾。既與野字無碍。且如是而斟酌盡善。文質得中。是固不徒在外面做工夫。而其人未有不為君子者矣。○按新安專以忠信為質。故謂質無損益。夫忠信而勝豈可謂野。故質字不可專指忠信。但當兼忠信在內耳。份按君子成德之稱。故蒙引淺說艾千子皆謂文質彬彬是成德者事。然註中兼學者成德言之。其所謂損有餘補不足者。乃是緊要工夫。則此

論語大全卷之六

寧野。程子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朱子曰：文質猶文，便說得偏了。○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則質猶文。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則文有餘而質不足，學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通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子。又曰：野猶近本，史則徇末矣。附蒙引：質勝文者，凡一言也，任意率然而不知有語默之則，凡一動也，徑情直行而不知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則謂之野人。文勝質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之不足，文物燦然而實意之反疎。此則謂之史也。必文與質稱，質與文稱，舉無有餘不足之患。然後為君子。君子與上文野字史字正相反。夫質勝文則為野，非君子也。文勝質則為史，非君子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意重在君子上。君子則威儀文辭之中自有忠信誠懇者存。忠信誠懇之表自有威儀文辭者在此。之謂文質彬彬。○存疑：文質彬彬，本文是以成德者言。

二句雖以成德為主，却須將學者損益意另補出來也。呂晚村謂註學者云云是解文質彬彬成德云云是解君子將學者成德分屬二句，恐非文義。呂晚村曰：生字指有生終始全理，自稱至老為彭為殤，無非生也。只現在此刻直則是生罔，即幸免。蓋生之道理本合如是耳。此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讀者錯認本字，遂將生字看做生初之生，要追原反始，以直字當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看，害道不小矣。其病總坐不與下句相應。若將直字對罔字，人之生對幸而免，反覆思議自無此病。又曰：上句須緊照下句說，惟生理本直不直，即失所以生之

自無有餘不足者，不待損益。○文質當有輕重，所謂彬彬須是質以為主，文以輔之。如輕重不分，質文相半，便是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之說不免見駁於朱子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龜山

楊氏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母誑，所以養其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焉耳。○朱子曰：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罔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

論語大全卷之六 雍也

三

理又曰。直字謂實也。順也。即中庸之誠。孟子之利意。非慕直之義。能實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故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也。○份按或問以上生字為生初之生。而晚村乃以為生存之生。蓋其義朱子已嘗言之矣。○後自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仇滄柱曰。天命之性賦此直也。率性之道順此直也。天道之一誠直貫終始也。人心之四端直常發見也。持守之擴充之。則造聖賢配天地。不失其直。乃不失其生。○困勉錄曰。說統云。直字有二說。一謂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私。即直道而行之直。指情上看。此楊龜山之說也。一謂惻隱辭讓羞惡是非。都是本心自然生發。

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其粗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善。惡惡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個惻隱之心。見一件可羞惡底事。便有個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發出來。若順這個行。便是直。若是見入井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這便是罔。○此章之說。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兩生字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曰天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焉。是其免特幸而已耳。○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南軒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冥行而已。是與游魂為變者。相去幾何。其生特幸免耳。○雙峯饒氏曰。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通考黃氏震曰。罔對人而

出來。無所矯揉之謂。直指性上看。此朱考亭之說也。合而言之。順理為直。逆理為枉。按性情原合一。未嘗有二。又曰。朱子謂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此段要看得好。蓋不孝於父。不弟於兄。便是不直。不必到說我孝說我弟。而後為不直也。觀後段云。見入井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這便是罔。可見。○份按存疑謂直字當以執謂微生高直。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來看。不當就聰明慈孝之類說。蓋聰明慈孝之德。只可言善。不可言直。愚觀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亦是此意。其說極為朱子所取。則直

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為人者也。幸而免對生也。直而罔。言蓋僥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免者。低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也。附語錄問或問云。上生字為生。初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意實相足。何也。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入死時。此生便絕。○問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亦是此意。莫微有差別。否。曰。如何有差別。便是這道理。本直。孔子却是為欲說罔之生也。所以說個直字。與民受天地之中。義理一般。○蒙引。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人既有此生。則必得是所以生之理。如耳目則有聰明之德。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此皆實理自然。而無一毫之屈曲者。也是人之生也。直矣。生理本直。若人自罔之。則逆其生理。而人之所以為人者。滅矣。理當死。而猶生者。幸免耳。聖人警人之意。莫切於此。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聲。

論語大注 卷之六 雍也

音洛

者固即性善之謂也。夫惟以性善言直，則所謂聰明慈孝之德，與直道而行之直，并非朱子所謂不脫實作偽。惡惡如惡，惡莫好善如好好色之屬，無不包舉其中矣。
呂晚村曰：聖學工夫，只有知行兩端。知字中工夫最多，到得個知之者，火候已是一半。好與樂總是行中火候，若不會知得也，無從好樂。即有所好樂，如金溪姚江之學，亦能使人鼓舞顛狂，却只是差異，不可謂之好樂。總只謂之不會知也。故知字提重，亦是又曰：三之字，明指聖人之道，原不可指禮樂政刑理數。亦何嘗空微無倚耶？若離却道字，即貪財好色，亦何所不可附。此四句，耶惟知字不的，故知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
程子曰：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己之所有。○朱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入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

好樂三字說來皆詭異。蓋知好樂真境原倚之字為旋轉如之字指財，則知好樂皆財上情事。之字指色，則知好樂皆色上情事。如將之字看作西來大意，則好樂皆宗門境界，非聖道之知好樂也。

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問：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曰：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為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道。方於已分上有得力處。○慶源輔氏曰：尹氏之說，即張氏之說。食而知其味，故嗜之嗜，即所謂好也。然其未至於樂者，則雖嗜之而未能得飽滿饜足。蓋猶有嗜好之意焉。至於樂，則飽滿饜足，自得於心。有不可以語人者矣。張氏以人之食五穀為喻，其曉人尤更明切。故具載之。然則知而不能好，未能知其味也好之，而未能樂，未能與之為一也。纔到樂處，則無息無二。學者苟未至於樂，則當益鞭其後，自強不息以求之。必期至於自得而樂之之地，則不能自己耳。○雙峯饒氏曰：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

論語卷之六
江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大學物格知至。是知之者。誠意如好好色。是好之者。意誠而心正。身脩則心廣體胖而樂矣。○雲峯胡氏曰。知不如好。知之深自能好。好不如樂。好之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既有所得之後。○新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為至。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之。非篤好之不能得之。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之。果能樂之。則所知所好者。方實得於己。其樂有不可以語人者矣。所謂自強不息者。蓋如此。○附蒙引。知之者。知有此道。如父子知其當親。君臣知其當義。○存疑。這知字尚淺。故不如好。若知得深。便無不好。此就學者進道言。故說得淺。○這好字。就是知者利仁之利字。故解曰。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此樂與孟子仰不愧。俯不作之樂。微不同。此樂是樂在理上。彼樂則是樂理後之樂。孔顏之樂是也。○人之於道。講習討論。明於心。而實意而求。必得之好也。體之於身。由生而熟。由勉而

說約曰。此與夫子之文章節相發明。但此又是夫子自說。○說叢曰。近來說語上。語下處。都要說得渾融。謂語上即在語下之中。只是要入會悟。會悟得則下即上。不悟得則上亦下。說豈不精。其實上下雖一貫。到語時不無上下之別。如克復語。頗一貫。語會其他隨問隨答。便不及此。豈不是語上語下分別處。講此題要會可語不可語之故。○份按說叢此說最為的當。說統謂

安從容和順。無所勉強。義精仁熟。不疑所行者。樂也。知之與不知者。雖有間。然尚在可否之間。未見其真心實意。求必得之也。故不如好好。則求必得之。不徒為口說而已。好之視知之者。雖有間。然方欲求之。未必有得於己也。故不如樂。樂則有得於己。不但方欲求之而已。然則學者當由知而好。由好而樂。斯可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去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上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

要知聖人無語不是上。只是人有不可之分。李毅侯謂即如對樊遲說。移去對顏子說。他依舊在上處理會。愚謂聖人之言自有精粗深淺。何得云無語非上。李說謂顏子聞告樊遲語。依舊在上處理會。似可為無語非上之証。然使顏子仲弓問仁。而夫子告以其言也。豈有當乎。則夫子之專以誦言告司馬牛。其不得為語上也明矣。袁七澤又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聖人豈揀中人以上者而密室傳授乎。愚謂此以參乎章觀之。可見當時門人皆在列而夫子獨呼曾子而告之。信如袁說。聖人都無揀擇。則夫子當日何不舉而告之。曰二三子。吾道一以貫之也。

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或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朱子曰。且不裝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計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遽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又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訥。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

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西山真氏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以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使學者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二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騫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李氏曰。中人以上。雖未及於上智。而於上智為近。故可以語上。中人以下。則於上智為遠。驟語以上。則將妄意躐等。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矣。○雙峯饒氏曰。中人以下。非是終不可以語上。且使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新安陳氏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級。資之近上者。可教以精深資之。凡下者。且當教之以淺近。苟遽以精深語之。則無入精深之漸。終為凡下之歸。而已孰若且語之以淺近。使由淺近而漸進於精深哉。附精義明道

仇滄柱曰。本文上段無知者。下段有仁者。亦互言以見意。耳。故註中並標出知者仁者。說。陳介眉曰。敬遠正是窮理格物知鬼神之情狀。雖得不可媚神邀福。是既知彼又知此。非僅知彼不知此也。仇滄柱曰。或以民義之當知對鬼神之不當知說。是錯會。註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一何耳。夫敬之者知其當為也。遠之者知其不必為也。而以鬼神為不當知可乎。註所謂不可知者。指禍福之類言。非以鬼神為不可知也。○因勉錄曰。語類云。敬鬼神而遠之。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

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神。將自見得。乃所以為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按此則滄柱所論未是。又按語類云。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則仇說仍是。○呂晚村曰。是說仁者之心如此。猶云有事勿正。仁者地步愈高。其心亦只如此。若謂得道必於遲暮。即是癡人圓夢。若謂此事原無可得。又落魔外邪淫矣。又曰。或謂難字不即粘為仁說。不知所難個甚。天下豈有仁外之事。日用乎。○仇滄柱曰。事之所難。如主敬行恕克己復禮。與夫盡心知性存心養性進德脩業者。皆是。註以事之所難該之。所包者廣。程子專指克己。特就其最重要者。

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此謂才也。然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

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

朱子曰常人之所謂智多求人所以不知聖

人之所謂智。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為智。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則真個是知。○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為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雙峯

饒氏曰。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為善去惡。人道所宜也。不務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媚神。以免禍。皆不知也。○或問樊遲問知而夫子告之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也。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達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難測也。非達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慢惑者必至於瀆矣。誠能專用力於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於鬼神之難測者。則是所謂智也。意者樊遲或有此病。故夫子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朱子曰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

言耳。固不如繫言之為備。○困勉錄曰：說約謂難字較關，不必即粘為仁。不是仁字，豈是狹的。仁外豈更有道理。即粘仁解為是。若陳氏謂先難所包者廣，本不直言克已便不妨。○份按：翼註云：難字有作克已最難說者。細看來，夫子只以克已告顏子。樊遲身分尚淺，未宜說深。愚觀朱子云：聖人教及門，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認言是，即司馬牛之克已復禮，至答樊遲，答神弓之類，其言以行之。皆克已復禮之功也。何得云樊遲身分淺，未宜說到克已乎。有己不克，何以為學。知其有己而不使之克，何以為教。翼註誤矣。○翼註曰：後獲是全不計效，勿泥後字。○困勉

言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蒙引：務民之義，先難後獲，皆舉見成底說。○惟知其為所當為者，知者之事也。無所為而為者，仁者之心也。○存疑：饒氏兩句合看最好。○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感也，但太拘，須更放開說。○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感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程子曰：務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慶源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一之不可數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數，是可不謂之知乎。○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問：既曰仁者則安，得而已私而更須，克己耶。朱子曰：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已無私乎。克己正是要去私心。若又計其效之所得，乃私心也。只此私心便是不仁。○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包者，濶本不但言克己。程子謂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又

錄曰：洪覺山云：吾人不惟此事外有所攀援，方為私意。即就此事上，有個希圖所得的意思，亦是私心用事。按此事上無所希圖，是後獲。包得此事外無所攀援，亦如遠字之包凡事之不當為者。故朱子上嶺一段云：思量得某處便是求獲，雖非獲字正解，而實相發明。份按：語類則須著如此下云：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云：云今刪去如今人信事浮屠二句，則又如卜筮句又字便無著落。此雖小疵，然亦可見其心之粗也。此亦輯釋之過也。

舉甚者言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朱子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著如此。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故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入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諂事鬼神，便是不智。又曰：夫子所答樊遲問仁，知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於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纔去做時，又便生個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纔泥著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為山

份按雙峯謂務民之義二句當合看最精則先難後獲亦宜合看也雲峯獨舉務字先字立說不如雙峯遠矣

節藻稅之室以藏之便是不知也○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獲有期望之心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跌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某處這便是求獲○雲峯胡氏曰集註言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又曰義者人之所宜為鬼神在幽隱之間務其所宜為而不惑於幽隱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不可有為而為之一有所為而為則非仁者之心矣

份按存疑云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不相沿皆就知仁上看出呂晚村云三截節自為形容無淺深之義亦無聯貫之情亦無重動靜而以上下發明中段之說愚謂此二說皆非也本註云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所謂達於事理周流無滯即動之謂也所謂安於義理厚重不遷即靜之謂也即此便見得知者所以樂水乃是以動之故仁者所以樂山乃是以靜之故其云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則已明言樂是動之效壽是靜之效矣豈非將動靜作主而以上下發明之乎語類則云仁主發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

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

山動靜以體言慶源輔氏曰此體字乃形容仁知之體段非體用之體語錄且看水之

為體運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靜篤實觀之儘有餘味又曰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為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樂壽以效言也動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新安陳氏曰動而不括出易繫辭下註括結也動而無結閱凝固之患也靜

其用未常不動而其體却靜知周流於事其體雖動然其用深潛縝密未嘗不靜蓋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此亦是將動靜為主而以之聯貫上下也程子則謂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流通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止又云知者樂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又云動則自樂靜則自壽蓋與朱子之意正同凡吾黨解經當折衷於程朱即林氏呂氏諸說亦惟程朱是從不知何故於此章獨欲盡反程朱之說也或謂註中體字是體段之體不可作本體之體故不當重看動靜而以之聯貫上下愚謂惟其心

而有常故壽 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喜怒哀樂皆是動仁者豈無此數者蓋於動中未嘗不靜靜謂無入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若謂仁者靜而不動則知者亦豈動而不靜乎○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知仁動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插看如罔之生幸而免罔亦有死之理○仁者雖有動時其體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體只自動○仁主發生知周事物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雲峯胡氏曰集註事理義理四

中體段如此故其發於情者如此所獲之效如此即以體字為體段之體又何不可以之聯貫上下乎語類云或問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所謂體者只形容其德耳朱子謂其論體用甚善夫以動靜為其人之德尤可見惟有此德而後有此情而後獲此效也其上下由之聯貫也又何疑乎晚村云知者動仁者靜非動靜而後為知仁也朱子謂體是體段之體非體用之體正為此意愚謂動靜由仁知而分其曰非動靜而後知仁甚當然由仁知分為動靜遂因動靜分為樂水而樂樂山而壽正不得云三截自為形容各不相沿也

字理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故曰義理事無定用含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 朱子曰體仁謂人在峯饒氏曰體仁是以身體之如君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體仁之體夫子體仁知之深者

程子曰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支○朱子曰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這樣物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靜自仁之靜知而動而言則是成已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而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

困勉錄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聖人之動聖人之靜也動固動靜亦動者知者之動也靜固靜動亦靜者仁者之靜也○份按蘇紫溪曰動靜二字不必過為分別知者之心隨事融通無所滯礙故謂之動然其靈明之體未嘗擾也何動非靜仁者之心一真為主萬感不搖故謂之靜然其虛中之妙應未嘗膠也何靜非動愚謂若云分中有合則可若云不必過為分則不可夫分中有合則朱子固嘗言之苟以分中有合之故而遂謂其竟不必分則是直與經文相悖矣

言言大全卷之六
不倦仁也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但詳味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知便有個快活底意思仁便有個長遠底意思○知者動然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問此是如何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問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之體亦可謂之靜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曰所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

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仁知之義非深體者莫能識也○慶源輔氏曰知者通達故周流委曲隨事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或滯於一隅其理與氣皆與水相似故心所喜好者水仁者安仁故渾厚端重外物不足以遷移之其理與氣皆與山相似故心所喜好者山知者隨事處宜無所礙滯故其體段常動仁者心安於理無所歆羨故其體段常靜樂壽以效言效謂功效此所以言其功效也括結礙也動而無所結礙故其效樂常悠久也靜而悠久不變故其效壽○新安陳氏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知合言所謂體仁知之深者蓋指孔子也全體仁知渾然兼全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固得其壽亦樂其天豈偏於知與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而已哉附語錄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只是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俐底人○聖人說仁固有淺深這個是大槩說如中庸說知仁勇這個仁知字說

黃陶菴曰史記伯禽三年報政太公三月報政云此秦漢間謬說也其辨有十蓋南面而君一國以傳子孫以成教化此大事也其立政之繁簡報政之遲速周公於伯禽必當面命手畫而後遣之豈待報政之後始訝其遲其辨一也子產授政子太叔猶有

寬猛之說如周公率爾而遣伯禽是不如子產如周公先有以教伯禽而伯禽違之是不如太叔其辨二也固無成俗顧轉移何如耳孔子生數百年後猶思變魯豈有三年之內立法一定如素之染緇其辨三也按魯公之國在成王踐祚之初周公攝政方始如以太公之簡易為善則失之於魯猶可移之於周也今乃三年而定東土七年而還政然後營洛邑居九鼎先是官政尚未次序至是乃作周官官得其宜乃作立政涵濡漸漬殆有甚焉是周公善善而不能行也其辨四也洛誥無逸等篇訓辭諄復卒不聞有所謂簡易之說其辨五也三年者報政之常期虞廷三

言言一之
得煞大○此一
若理會這兩個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問仁知動靜合二者如何曰何必合此亦言其多耳不成仁者便愚知者便一向流蕩要之安靜中自有一個運動之理運動中自有一個安靜之理方是○淺說觀集註故樂水故樂山之故字是說知者之意○說水以其動也仁者之樂山以其靜也有推原之意一說即知者之樂水見其動也即仁者之樂山見其靜也似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

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雙峯饒氏曰俗

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初猶為項

羽城守不下其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崇信義可知

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

難易慶源輔氏曰廢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法而

俗有醇疵至於變而之道則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

○雲峯胡氏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伯者嚴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時

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於

道集註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

程子曰夫子之時齊疆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

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去聲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魯齊王氏

載考績孔子亦曰三年有成伯禽之報政即孔子之所謂成也豈得云遲其辨六也太公以丹書授武王孟子敘見知以禹臯伊萊為比若出於一切苟簡之法何以為太公其辨七也伯禽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既云從俗則喪亦不必三年而後除乎其辨八也鄭康成謂太公為周太師未嘗就對同屬漢儒之說安在鄭說不可據其辨九也淮南子韓詩外傳皆載此事而與史記各異足見其為傳疑之說矣其辨十也按史記云云先儒亦多不信其說朱子謂畧有此意但傳者過耳程子謂齊由桓公之霸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則齊之難卽至道壞

日閱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為政制國為二十一都注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此所謂尚功者也

隆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朱子曰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却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人以脩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太公之封

於管仲不壞於太公也齊初亦本周道正與程子言合弟朱子云太公治齊時便有些小功利氣象尚未見得被管仲以功利駁雜其心大段壞了然則管仲之變亦太公原頭有以致之○呂晚村曰齊魯事要說得確切方見變字中實地設施道字須看得精當方見變字中聖人作用移論他國不得泛論後世不得

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寢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桓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已壞了底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恰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其規模盡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桓公管仲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為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底是所以來問如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時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尚夸許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

下文如何可竟接桓公管仲不能遵守齊之初政云云吳因之日齊魯受病已深一且欲更變其俗不是尋常改頭換面的作用且如齊人雄其富強逞其變詐方自謂得計乃欲反而入於義理非脫胎換骨不可若魯有先王遺風似不甚費力不知玩愒偷惰已成痼疾須重新整頓一番直有洗腸滌胃意思故皆謂之一變齊魯之變其意向皆以至道為歸但齊國人心方濡染於功利中豈能一朝拔去病根非謂一變之初其主意便只欲至魯也

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問施為緩急之序如何曰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變齊則至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至魯則成個樸了就上出光來○潛室陳氏曰王道猶入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喙投之一時却得康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元氣却未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渾然本來個人齊毒始下得調理方法齊魯俱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魯則中間廢壞不曾脩葺不曾改易周公法制故聖人變魯一番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桓公以來一變為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一齊變了設若變齊須除去許多功利了重新脩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故變魯只用一許多氣力變齊須用兩許多氣力○新安陳氏曰魯有變易之資聖人有能變之道亦

而足智其失存奢朋黨言與行緣虛詐不情封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至斷斷如孔子脩六經以述唐虞三代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集註功利夸詐云云悉取於此王伯厚謂魯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尤具眼語程子謂東漢之名節成於風俗雖非自得然一變可以至道亦有味哉份按集註用程子說專責桓公或問及語類則并各太公愚謂或問謂雖太公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恐下語太重責備過深此條云太公時便有

嘗用於魯矣而道終不得行所以深可為魯惜也附或問或以為齊一變可比於魯之治時者殊非文義若果其言出於此則魯之治時乃周公之政即王道本末之大備也又何待一變而後至道乎○語錄是他功利俗深管仲稱伯齊法壞盡功利自此盛然太公治齊尚功時便有些小氣象尚未見得只被管仲大段壞了又云管仲非不尊周攘夷如何不是王道只是功利駁雜其心耳○桓公管仲要一匡天下其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不得這事若聖人變時自有道理大抵聖賢變時只是與其滯補其弊而已如租庸調變為贖騎長征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了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齊魯之變各有緩急如齊功利之習若不速革而便欲行王化魯之不振若不與之整頓而却理會其功利之習便是失其緩急之序如貢禹諫元帝令節儉元帝自有這個何待爾說此便不先其所急者也○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恐略有此意但傳者過耳

些小氣象尚未見得。後一條云亦恐畧有此意。但傳者過耳。便說得渾融矣。
楊升菴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以觚之制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春秋時蓋已有破觚為圓者矣。古人制器必尚象。徒取其利於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觚哉之歎。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困勉錄曰：註不得為觚。是謂名存而實亡也。升菴之說。謂名實俱亡者也。以君臣論之。春秋之君臣名存而實亡者也。田和之篡三晉之分名實俱亡者也。集註是說前一截事。升菴是說後一截事。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厚齋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物之有稜者也。○洪慶

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酌以觚。此夫子因獻酌之際有所感也。或曰木簡。厚齋馮氏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歎即此也。竊謂觚為酒器。見於禮經。

為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為木簡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觚。皆器

之有稜者也。宋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古不觚者。蓋當時失

人所以恣地方。特緣是頓得穩。

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蒙引

哉。言豈是觚哉。觚哉。此與冰哉辭意不同。此上有觚不觚字。○程子曰：觚而失其

形制則非觚也。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

又曰：觚羊之論。所以存名。觚哉之歎。所以惜實。二者同為憂世之言。而觚羊之憂愈迫矣。又曰：冕可以用純觚。不可以無稜。又曰：酒器木簡似可兼說。

吳因之曰：宰我疑仁者須從井救人。夫子告之以不可陷。而決仁者不從井救人。語意似已應付去了。然仁者所以不從井救人處。尚未究竟說。出意思終不明白。而宰我憂為仁陷。言意終未釋。然故復

形制則非觚也。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

非人國而不治。去聲。則不國矣。朱子曰：夫子之意。本為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歎器之失其制也。○南軒張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聖人重歎於觚。意所包涵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號草堂。建安人文公婦翁。有仁之仁。當作人。

以可欺不可罔申之。可欺不可罔寬論其理而逝乃欺中一端。陷乃罔中一端也。宰我說處須得為仁陷害意雖然言外。夫子說處須得為仁央無陷害意雖然言外。○困勉錄曰。袁了凡謂宰我此問欲舍生以求仁。非憂為仁之陷害。看來還是憂為仁之陷害。為是以短喪章參看可見了。凡說似是而非也。又曰。宰我說井有人焉。不專說是欺。其意只在從之上。夫子說可逝可欺亦須兼說若曰。論逝則無論果有此人而可逝也。即本無此人而亦可逝也。論陷則無論本無此人而不可陷也。即果有此人而亦不可陷也。存疑云。井有人焉。本無人也。故曰。雖不是。翼註云。雖

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古况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反。夫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聲如此之愚也。或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朱子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問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曰。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故雖

字言不但平時濟人。雖告以至危之事。亦將從之乎。不限定井本無人。份按宰我憂為仁之陷害。其意重在從之上。夫子告之之意亦重在不可陷上。何為其然。然字正指從之。玩此句。是已將不可罔意提清在前矣。

翼註曰。逝陷二字俱屬入使君子。觀註使之往救陷之於井。可見。

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曰。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曰。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蘇氏云。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真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雲峯胡氏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新安陳氏曰。好仁不好學。其蔽固愚。然徒有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當如是。其愚是故貴夫學也。附蒙引。逝雖訓往。然須著個使字。陷誣陷之陷。非自陷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夫。

論語大注 卷之六 雍也

七

份按博文是致知格物屬道問學之事約禮是克己復禮屬尊德性之事因勉錄乃謂博文約禮俱屬道問學邊大謬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朱子曰：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非博學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為無用。約禮云者，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勉齋黃氏曰：博文約禮語兩言之以博對約，則約當為要。然約之謂為要之已覺不順，若謂約我為要我，則尤非文理。故或以約為束。

謂朱子以一貫來解此似難說亦誤認矣。○又按程子所謂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云云，似重在約禮而以約之字指所學之文而言。朱子本註則將博文約禮分開平說，語類又有須作兩途理會之說，文集答或人書亦嘗云爾。或問約禮只是約其所博否，則謂不須如此說，其答勉齋問語又謂之字不指所學之文，可見朱子之意乃是謂博約並重。與程子有別，玩顏淵喟然嘆曰：「章句似當以朱子之說為長。」

文義順矣。又非博約相對之義。嘗思之，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則於文義庶皆得之。○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朱子曰：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理，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博學條目多，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便是離畔於道也。○博文約禮是古之學者常事，孔子教顏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夏之時，如何做得？須是平時會理會來，若非禮勿視等處，方是約之以禮。○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曰聖人之言本無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博學於

份按陳氏此說重在約禮乃是將約之字指所學之文而言非朱子意也

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鑿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或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意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博學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正將以反說約是重在博學蓋博固不可不反於約然非博亦不能遽反於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雙峯饒氏曰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用工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為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為開闔恐入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入之離為二也由博而約次有先後恐入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而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

份按朱子所以將博文約禮分開作兩平說者蓋一足致知格物之事一足克己力行之

貫通此理以為反約之地耳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為用也然所以為之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為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新安陳氏曰徒博文而不約禮固務博而陷於支離不博文而欲約禮亦徑約而流於狂妄博文屬知約禮屬行交勉並進始可以弗畔於道矣通考吳氏程曰汗漫渺茫貌言其無歸宿也附或問程子以約之以禮為約束之意而於顏子之歎則又以約為知要何也曰愚意二者之訓不異其義亦同皆為約束之意但在此章則為學者之分而與顏子所至有不同耳○語錄問博學於文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否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於所為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且待他事理會了方可就上面欠闕處告語之如子

事。一是尊德性之事。一是道問學之事。工夫各別。不宜申說也。乃朱子又謂聖人教人有序。必先以博。似自相抵牾。而其實不然。蓋博約平說者。知行本各是一項工夫。其謂教人必自博始者。則致知先於力行之說也。或曰。約禮乃尊德性之事。此既云博先於約。中庸又何故以尊德性居先道問學居後。章句又何故云非存心無以致知。曰。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在先。而誠正在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後致知以極乎道體之細。黃氏紹之說已足解之矣。且尊德性雖屬克己力行一邊。然克己力行止是動時事。尊德性則尚有靜時涵養本原一段工夫。

言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它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到了可以言此耳。○問約禮只是約。其所博者否。曰。也不須如此說。有所未知。便廣其知。須是博學。學既博。又須當約。禮到約禮。更有何事。所守在此。理耳。○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朱子文集答或人書。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為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在禮。○蒙引。博學於文。凡理之所載者。皆文也。文最廣。而學貴乎博。故曰。博學於文。禮即文中所載的理。以其理之有規矩準則。為人之所持循。故曰。禮向也多聞多見。至博矣。今則將來身分上踐履其實。然方

夫愚於中庸論此頗詳。夫涵養本原則固在致知格物之先矣。此章句所以云非存心無以致知也。

其學之也。遠求近取。旁搜廣訪。至博矣。及其將來行時。却容不得許多事項。只照一箇是處。直頭行將去。故曰。約之以禮也。既博於文。又約以禮。道於是乎得矣。何畔之有。亦可弗畔。言將與道契也。在博文約禮之後。如此勉勉循循。而不能已。則與道為體矣。不曰與道契。而曰亦可弗畔者。蓋博文約禮。學者事也。○曰文有千端萬緒。博之極。費工夫。到約禮時。件件都擇其精要者。行之。須味守欲其要字面。○文與禮一理也。就文物上為文。就吾身之行為禮。說便是禮。博文者。究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也。約禮者。動必以禮也。博者。在外約者。約上。身來。○多聞見者。學之博。慎言行者。守之約。博文不必件件都要行。如行夏時。乘殷輅。如何便行得。只是一都考究得出。約禮則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件件都是我當行的。亦是我得行的。○弗畔。兼博約說。為長。程子之說。偏重在約禮。故在圈外。○存疑。博約二字。與孟子博學說約亦同。但此以行言。彼以知言。○文與禮。只是一理。就其著見可見者言。則曰文。就其繩墨可循者言。則曰禮。

博學是知約禮是行。然於知言博文者，使人就顯然處尋也。於行言約禮者，使人就有繩墨處走也。聖人之言多少慎密。○問傳習錄謂博文是約禮工夫，與明善是誠身工夫，格物是誠意工夫，一般其說然與。曰：為學之有知行，猶用兵之必學兵，行醫之必學醫也。故經傳所說博文約禮致知誠意明善誠身，惟精惟一，知仁之類，都是兩段事。今把正經說知俱作行底工夫，則聖人如何不教人知，專教人去行，如何行得譬之，用兵而不學兵，行醫而不學醫，得無誤事殺人乎。自來聖人皆教人讀書窮理，此致知事也。如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汝為周南召南之類，可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可見當時為學亦讀書也。博學於文，正是讀書窮理事。今却拗作行說，則所為學詩為周南召南等，俱何為者。若謂此非真知，則聖人謂學詩可以事父事君，不為周南召南，猶正牆面，此豈草草者。今却不及何耶。既把博文做行，則明善亦當依此說，又以學問思辨與篤行解之，又何不同。且博文既是在行中，庸既說博學下面，不消說篤行矣。又說

篤行何也。大學自格物至平天下，各是一件。其曰：先曰而後云者，是說必先了此而後及彼之辭也。今日格物致知，即是誠意工夫。然則齊家亦即是治國平天下工夫乎。其曰：先後字，不亦贅乎。夫知行之為兩段事，自古聖人固已言矣。不但程朱也。如曰：知及仁守，三知三行，始終條理，皆是分開言也。今謂博文致知，明善即是行工夫，然則知及即是仁守，三知即是三行，始條理即是終條理，與其說東西南北俱見，窒礙毛髮孔竅，俱是病痛，吾不能盡書也。安得舍此而信彼哉。○問知行合一之說，何如。曰：先儒原有知行互相發之說。蓋知至則行益力，行至則知益真。以是為合一，則可彼謂如知痛必已自痛了，知寒必已自寒了，是謂必行過然後知，更不論從前知寒必已，此則不可。如必已痛了，方知痛，已寒了，方知寒，不知未痛時，不知虎傷能痛，見虎不避，而被傷乎。抑知之特避不得，而被傷乎。未寒時，不知無衣，則寒冬月，不著衣而受寒乎。抑知之特因偶失衣而受寒乎。如此則明有箇知在先也。如必行過然後知，則易稱知死

生之說豈必死過然後知聖人未嘗行過天何以能知曆象日月星辰為地理志者未能行過九州何以能知其山川人物亦有所不通矣既謂行過然後知則行乃是知之始却云知是行之始何耶又謂知是行底主意主意不在先也抑何自相矛盾也○或曰陽明之說意有所謂觀其言曰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不是小病痛其言如此其為此說亦是補偏救弊之意耳曰徒求知而不務行此是學者之病聖人立教原使人知行並做究竟其先後次第則必先知而後行耳何嘗教人分作兩件去做謂必先知然後行你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工夫却不教人去行絕無此事亦絕無此語觀朱子嘗曰大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格物致知可以正身可以不脩也若必俟知至而後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我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觀此

則朱子未嘗教人且去做知的工夫不教去行可見矣陽明之說非厚誣耶陽明又非朱子致知格物補傳謂若待天下之物皆表裏精粗無不到然後行則無可行之時矣此未解朱子之意未見朱子之言而妄生此議也夫一知一行相資而進日用之間隨物應接俱不可缺非謂天下之物未能盡知且停却不行也若論用工之極則必天下之物盡格然後為學之成耳致知補傳意蓋如此今不悟朱子立言之意輒以終身不能行為朱子病竊恐未足以病朱子適為已病耳嘗疑陽明於朱子之書不但未能領會亦恐未得盡見正為此等處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宋女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聲孔子至衛南子

論語卷之六 雍也

美

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厚齋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

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再拜環珮璆然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禮答焉史之所記如此○齊氏曰南子嘗以車聲麟麟止而復作知其為蘧伯玉之賢况於夫子乎其欲見之也秉彝好德之天也

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

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哀姜齊襄公女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或問見其小君禮歟朱子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亦久矣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不行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

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

朱子曰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

言而近於誓者也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左傳襄公

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音泰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歆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歎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雙峯饒氏曰禮是先王之制道是天下事物當然之理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

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

與預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平聲言以誓之欲

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程子曰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

份按想當時亦必無皆見之
理皆字乃要字之訛當改正

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
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朱子曰仕於其國有見
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入行所以子路疑之
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為己甚
這樣處便見○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悅何發
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曰這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
要見南子是如何想當時亦無必皆見之理如衛靈
公問陳時也且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明日便行齊
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妨明日又便
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教他不得受明日又便
行看聖人這般所在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
之到子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如此指誓只怕當
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為可見恐是道
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
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
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亦見之乎
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

見之不妨○慶源輔氏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容德
全則雖磨涅而不能使之磷緇也故無可無不可義
之與比而已彼人雖惡然在我或當見之則亦行吾
之義而已豈懼彼之能汙我哉聖人之行非常人所
能測識子路學識不足以知聖人想其於所不悅必
有過甚之辭故夫子重言以誓之曰我之所為若不
合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必厭之而棄絕我矣是其至
誠惻怛之意所以感切子路者至矣蓋欲啓子路之
信以致其思而使之自有得於心耳○西山真氏曰
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
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
貨亦見之而公山弗擾之名佛肸之名皆欲往焉若
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
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慚不
得其死再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
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
○雙峯饒氏曰子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回巽言則不
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厚齋馮氏曰

君子之於小人。非禮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雖欲辭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得而絕之也。附存疑。聖人於問陳歸。女樂待以季孟之間。似此之類。皆決於去。至南子則見而不。去者。或者於上幾處。已知道決不可行。而此處或有可行之機。况又有可見之禮。所以不去。與所謂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此類是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

民少此德。今已久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蓋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至子思始著於書。程子因發中一名而含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况已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

份按雙峯說與格菴趙氏同。

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曰。不

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言平常則不易。在其中。惟其平常。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平常則日用平常者。便是。自世教衰。民不

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朱子曰。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

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問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又有許多條目。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個當然之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個恰好道理。為見不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雙峯饒氏曰。此

觀存疑所駁似其言非是然却亦可備一說也

困勉錄曰博施濟眾新安陳氏以我之施恩與人之被恩分貼最好程註以老壯兼瞻為博華夏兼及為眾恐未是二項博施濟眾內俱有○說約曰可謂仁乎或問是揀箇大底來說朱子曰然蔡覺軒

亦曰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乎蒙引又作尚疑未足以盡仁另一解○呂晚村曰何事於仁猶言何為止於仁乃語助非實指事功之事也然以虛字為實字其失在名義文法其過猶小即作實字看亦應作此事何止於仁不應作何至事於仁也即以博施濟眾為事字未嘗不好只是高遠難成耳若說事字不好豈知聖門之仁未有離事物而直指心性者即下文立達近取之方庸詎非事耶只抹壞事字直與聖學離叛不惟名義文法之失其過甚大○份按何事於仁程子諸說皆謂何止於仁而惟聖者能之朱子則謂非但不止於仁雖聖人猶以為病不是說仁者

言言大全卷之二

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此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能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彙括語○雲峯胡氏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存疑此章與中庸大同小異饒氏說亦好然中庸章句亦有中庸之德字却不太分別今與中庸俱作一樣看為是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眾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眾

自眾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眾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眾不皆被其澤者仁以理

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朱子曰

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眾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

濶○仁以道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聖以地位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

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仁就心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仁

了通考懼齋陳氏曰聖無不通乎者疑而未定之辭

大而化生知安行與天同德乎字以含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

下一句意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

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朱子曰言博施濟眾之事何止於仁必是行仁極致

論語大全卷之二 雍也

章

不能而聖者能之。蓋朱子之說較之程子更加圓矣。○何事於仁。不過言何止於仁。說則云。言不待至此而後可以言仁。意在擡高仁字。却與必也聖乎語意不相對。針語類云。問何事於仁。先生以為恰似今日說。何消得恁地一般。蓋此乃淺說。所本不知特朱子未定之說耳。將語類衆說細看便見。

份按語類東洋大海云云。乃是統論全章。其所謂瓶。中傾出來底亦是水者。謂隨其地位之所立達。皆是以言仁也。

之人亦不能盡。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若必以為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為病。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耳。○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衆是及之廣。○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固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方為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衆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云。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游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朱子文集答林擇之書。何事於仁。恐是何止於仁。但下兩句却須相連說。蓋博

說約曰。語類云。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又云。已纔要立。便立別人。已纔要達。便達別人。這更無甚著力。此皆對下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而言。因下是恕。近於勉然。故別此為仁。謂之自然也。其實到立人。達人。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今人不解。遂謂人己之際。一欲可通。已方欲立。便自立人。已方欲達。便自達人。如捏空塑影。都無實際。往嘗戲評一文。我方欲食。汝無飽理。我方欲衣。汝無暖理。合思之。恐但言欲兼

施濟衆。非但不止於仁。雖聖人猶以為病。非謂仁者不能而聖者能之也。○存疑。聖以地言。是所造之地。仁是理。聖是人。曰。聖是造理。至於極至之地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扶夫音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

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朱子曰。立字達

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有不得仁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問立達二字。以字推之。如何。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

亦不能自飽自暖。真為展轉失笑也。又曰語類若曰已纔要立達。便自然去立達。別人天理周流無間。彼此蓋不待於譬也。蓋對上節則但以兩入字換他博濟字。便自渾融。如言老少懷。何必先限定安懷得多少。只存心自然。決無一毫自私自利。及半上不落耳。若謂已欲立達。而即已立人。達人。則其願乃更奢。更浮於子貢。又豈聖人立教之指乎。又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地位不可因對博施濟眾。判作容易。此便是將那仁者底全體人。用來立箇樣子。與子貢看。教子貢下手尚在能近取譬處。頗與中庸說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一般。倪伯昭曰欲立欲

自達也。曰此說是。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粗細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亦是這箇意也。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眾底功用。曰博施濟眾。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通考朱氏公遷曰。仁以其愛之所存而言。朱子曰。克已復禮。是心之德。立人達人是愛之理。愚謂此自仁者之心。主乎愛之理。而形容之。非指愛之見於外者。故集註以為狀仁之體之意。與子貢無加諸人者。同皆是以己及人之仁。但夫子是順言其所欲。子貢是反言其所不欲。附蒙引呂與叔克已銘。是以己字作我字解。以町畦不立為克已。以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為天下歸仁。如此說。非惟與四勿不通。亦對復禮不切。蓋不知孔子之告顏淵。是從心之德上論。而專以所謂愛之理者解之。故朱子不用然移之以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則無得而議矣。大抵此銘亦不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

達雖就心上說。然謂之立人。達人。便涉在事業上。亦不是空存此心便了。只是隨其地位皆可盡仁。不必定要博施濟眾耳。○呂晚村曰。有心便有事。不論事只論心。則心亦易說而道矣。夫子之意。非謂立人達人。專求諸心。而更無事也。但心從近推事。即從近做。不如博施濟眾之求諸遠且難耳。○困勉錄曰。此節就心論仁。非空存此心也。但所重在心耳。非不必見之事也。但不必皆為博濟之事耳。蓋此節文勢原重在心。但須如此補說方是。又曰其心則萬物一體之心。其事則隨在可行之事。有其心而博施濟眾焉。固仁也。即施焉濟焉。而不必博不必眾亦仁也。第二節

體一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句。亦可當一篇西銘。○存疑立達。俱兼教養說。已欲植其生。使人亦植其生。已欲做得人。使人亦做得人。此便是立己欲。俯仰有資。志無不遂。欲人亦然。已欲邦家必達。行無不得。欲人亦然。此便是欲達。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

大意如此。又曰。教養俱不是一層工夫。故有立又有達。有立道又有綏動。有道又有齊。有綱紀。有治功。成時。文將立。達分教養者誤。
四書鏡曰。末節近字與博字。衆字相形。言仁者之心。只在欲立欲達。則其心固甚近也。吾未能如仁者之自然。唯即吾心之近以度之。人而知入心之欲無異於我。由是而善推其心焉。則推其欲立之心。便可進於立。已立人。推其欲達之心。便可進於達。已達人。此亦仁之方也。已大抵仁與不仁。只在公私之間。忘私則仁矣。勝私則可進於仁矣。○翼註曰。能近取譬。下據註當補推其所欲以及人。○李毅侯曰。此處一能字。切勿輕易。

之方。○或問。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新安陳氏曰。博施濟衆。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學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強恕求仁。學者所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為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其以學者所可能者求仁。切近而可進。○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痺痺為不仁。痺於危反痺音。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新安陳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物即己身也。體認得人物皆為己。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新安陳氏曰。又反言之。若視人于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新安陳氏曰。雖是己身。然

看過。從來多少學人。終身克治。究竟人我藩籬未易脫化。胸中不無膏肓之疾者有矣。豈易言哉。此正一言可以行終身。而究其至極。直可以當一貫者也。○困勉錄曰。孟子牽牛章。已包在能近取譬一句中。○份按。孔子所謂能近取譬者。推己之欲。立欲達以及乎物。以己與物對言也。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善推所為者。乃是自物之親者。推及於物之疎者。其所謂推字。又在及物中。分別出來也。夫自已推及於物。又自物之親者。推及於物之疎者。分殊之中。又有分殊。而率皆引為一體。而歸於理之一。此聖賢之言。仁所以無為我兼愛之失也。

其氣既。不周流貫通。則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欲令平。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作三段說。是如何。○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勉齋黃氏曰。或以為痿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為仁。仁其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氏曰。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己。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示學者以去間之方也。又曰。

論語大全 卷之六 雍也 三

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音扶博施者豈非聖人

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去聲下同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

心非不欲少去聲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

時艷反爾贍足也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

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

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

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去聲已足

則便不是聖人新安陳氏曰仁之功用無窮聖人之心亦與之相為無窮呂氏曰

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謂博施濟眾未知其方孔子教

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新安陳氏曰呂說欠就是取譬上說恕字分曉

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程子曰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

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眾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眾則多而

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

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眾問得來事大

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入理之極更

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入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又曰此子貢未識

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為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為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

份按博施濟眾非聖不能一條乃明道語此處前後盡用伊川說何故忽以此條雜之且此條所謂何干仁事者已為朱子駁過自不當採入朱子曰程子云博施濟眾何干仁事似亦太過博施濟眾實仁者之極功但不可謂必如此而後得為仁耳○又按朱子云程子未免以博施濟眾不止於仁而為聖者之事故其辨論仁聖之別雖詳而堯舜病諸之語反無所當又云仁在事不可為聖一說亦不河曉愚謂朱子所云析理極精伊川諸說似皆不必採入

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為病也博施濟眾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博施濟眾非聖不能何曾于仁事故特曰夫仁者立人達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蓋若便以為仁則反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為仁也○朱子曰子貢所問為仁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况華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慮置他人也立己欲達則思慮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為仁則同但己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箇底能近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博施濟眾這箇是盡仁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

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眾然必得時得位方做得這事然堯舜雖得時得位亦有所不足○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不是聖大似於仁仁只是一條正路聖是行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學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但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為仁若必得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仁欲立欲達即繫矩之義子貢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得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問博施濟眾恐是子貢見孔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箇人是仁故揀箇大底來說否曰然然而夫子答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於答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為仁分明一箇仁說兩般諸公試說這兩般說是如何或曰一為心之德一為愛之理曰是如此但要認得是一箇物事一云孔子向顏子說則以克己為仁此處又以立人達人為仁一自己上說則以入上說須於這裏看得一般方可如己欲立而立人己

份按此章朱子之語多為諸儒改壞大全不知而襲用之其一條云博施濟眾是無盡底地頭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若要就事上說便儘無下手處今却將若要就事上說二句刪去愚謂此二句最精蓋就事上說雖堯舜無可下手故下節告以仁者以己及物之心求仁者推己及物之心乃是其下手處也不知何所見

言言大全卷之二
欲達而達人便有那克己復禮底意思克己復禮便包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底意思只要入自分別而已然此亦是因子貢所問而說○立人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諸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博施濟眾之問與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問博施濟眾與脩己以安百姓乃堯舜儘做得底夫子猶以為病如何潛室陳氏曰堯舜在上保得天下無窮民否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見得道理無盡期聖賢亦未有盡處安得不反躬自責○覺軒蔡氏曰謂此章論仁子貢是就仁之功效及人處說夫子是就仁之本體心上說就功效及人上說則仁之名雖大而脈絡不貫就本體心上說則仁之實雖小而周流莫禦故子貢問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功效普博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乎夫子答此何但是仁必也聖人方能之乎然聖如堯舜猶且病諸夫仁者只就己上發出已欲立即立人已欲達即達人此仁者之

而刪之又一條云博施濟眾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若必以聖人為能之則堯舜亦嘗以此為病此非是言堯舜不能盡仁道蓋勢有所不能爾人之所能者下二節事是也己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近取譬此為仁之方也今人便以己欲立己欲達為能近取譬則誤矣今却增必有聖人之德又有聖人之位而後可以當此三句在於中間又刪去人之所能者下二節事以下愚謂原文博施濟眾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之下便接若必聖人能為之則堯舜亦嘗以此為病竟將推聖者能之意撇過而專說聖人猶病措語最輕圓得旨今

倫吾大全卷之六 雍也
事也若未能便至於仁而能近取譬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而立之以己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而達之如此則雖未即至於仁而亦可謂求仁之方也已夫既以仁之本體告之又以求仁之方術告之庶乎學者循序而得夫用工之要回視子貢功效籠罩之說茫乎無所措手苟志於仁者是不深思而靜體之哉附語錄龜山云雖博施濟眾也須自此始某甚善其說○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存心常如此便未博施濟眾時這物事也自在裏面○子貢所問以事功而言於本體初無干涉故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以己之欲立者立人以己之欲達者達人以己及物無些私意如堯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乎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於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道理都擁出來又曰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四書通子貢以仁之事言夫子以仁者之心言以事言則非堯舜不能盡其事而雖堯舜亦有不能盡其所

既增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之三句。則是以爲必聖人能之也。下文却接若必以爲聖人能之。文理幾於不順矣。所謂必有聖人之德三句。乃又是一條。其下文云。堯舜恁地尚以爲病。接得何等輕妙。一經折造。遂致二條俱壞。至所謂人之所能者。下二節事語極的當。何必刪去。又如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之。下其本文云。且如脩德欲德有所成立。做一件事亦欲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做得行解得極其明白。今却刪去不用。而用別條以擊之於下。玩其文義未見優於本文。何其不憚煩而爲此擾擾也。

言言大全卷之六
難盡之事以心言。在堯舜者爲以己及物之心。而未至於堯舜者亦可以推己及物爲心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

